

川藏“铁马”

■千亚东



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有多远? 摊开一幅1:500万比例尺的中国地图,两座城市的距离刚好是一个成年人手掌的长度。连接两座城市的这条公路,也是我驰骋了10年的川藏线。

从成都沿川藏线去拉萨,沿途要翻越21座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和14条水流湍急的江河。

今年元宵节前几天,单位接到上级命令,需要将一批物资运抵西藏边防一线,我主动申请跟车执行这次任务。

车行川藏线,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和驾驶员、二级军士长朱小红聊天,朱小红叮嘱道:“这是我当兵这20多年来,第一次在川藏线上过元宵节。受高原高寒天气的影响,这个季节的川藏线沿途处处都可能有暗冰,任务的危险程度比立春之后更高,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运输车队要翻越海拔近4000米的大山,这个海拔对我们汽车兵来说并不算非常高,但这座大山却让我们格外重视,因为大山地处横断山脉,山底江水常年的下切运动使得江岸山体无比陡峭,壁立千仞。

谷深山高,我们的车队行驶在路上,公路右侧是山体凸出的岩石,让我们有一种滚石随时可能掉落的担忧。公路左侧是万丈深渊,从这一侧看下去,谷底江面仅有小指粗细。车队西进时,驾驶员要随时观察倒车镜,以防山体被凸出的岩石划伤。如果两车相会,必须要把车速降得很低,小心翼翼地驾驶才能会车。久而久之,汽车兵们对这段大山上的路程越来越重视。

上山的这段路极窄,公路右侧大小不一的碎石预示着这里随时可能会有石块沿山体滚落。车队一路向西,眼看快到山顶,带队的指导员罗磊一颗悬着的心开始缓缓放下。但在转过一个右急弯后,罗磊看到上山的方向堵了近100米的地方车辆,他的心再次悬了起来。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记不清多少次来到这里——江西省新余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仿佛在追寻一个遥远的记忆。

山风急促,撩起我的衣角,又小憩在我头顶,抚弄我的发丝。

那年初夏的一个黄昏,我轻踏着黄竹岭斑驳而润湿的青石板,看小路两旁美观整洁的屋舍飘出缕缕炊烟,随风漫溢烟火、稻草与青菜的淡淡香味。偶尔一个虎头虎脑,牵着黄牛的儿童与我擦肩而过,不远处传来一声吆喝:“细伢子,开饭喽!”

我们听着夕阳里山雀的声音清脆,以及山村特有的犬吠鸡鸣,去瞻仰村里的一些红色遗迹,试图更加深入了解这座村庄的历史,也更加贴近这淳朴的乡村。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着“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火烧黄竹岭村。不屈不

来不及多想,罗磊马上拿起对讲机开始给车队通报情况:“后面车减速,我看到前面堵车,等我去看一下什么情况。停车之后,尾车将西进方向的车辆全部依次拦停,保证道路单向通行不堵车!”

老汽车兵都知道,在这里上山不能停车。哪怕是一块拇指大小的石头从山上滚落,都足以将车辆挡风玻璃砸碎。堵车时间越长,车队暴露在危险中的时间就越长。

罗磊拿上对讲机往堵车地点飞快跑去,我也紧随其后。我们脑海中似乎已经忘了这是在海拔近4000米的大山上,高海拔地区剧烈运动有可能会引起高原反应。

等我喘着粗气跑到堵车的地方,看到的是占满三分之二路面的巨石和散落的石块,山上还不时有零星的小石子滚落。罗磊立刻向车队通报情况,山体塌方了。

几分钟后,罗磊已经摸清了情况。昨天天气晴朗,山上紫外线强烈,估计是今天凌晨时分气温骤降,岩石经过一天的暴晒之后遇冷裂开,导致部分山体垮塌。早上地方车辆开始上山时,道路就已经被石块堵住了。

随后,罗磊看着铺满公路的碎石和那块巨石,心中有了主意:人工敲掉巨石的风化部分,开辟临时简易便道,指挥车辆按顺序通过塌方区域。毕竟车队装满了边防所需的物资,停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危险,如果再有山体塌方,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多停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想到这里,罗磊当即下达命令。

“前方道路塌方,主驾驶下车疏导交通,防止地方车辆往前超车引起交通堵塞,听我通知再上车发动车辆继续行驶。副驾驶携带头盔、铁锹、十字镐往车队最前面集合。”随着罗磊一连串命令传达到车队的每一个人,官兵立即行动起来……

5分钟后,车队的副驾驶都携带工具来到塌方地点,罗磊详细安排任务:“三班长马福星担任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有异常立即吹哨示警;二、三排的班长带领自己班的人员清理路面上的碎石;一排的班长带一排所属人员用十字镐轮流清除这块巨石的风化部分,争取尽快开辟出能够供车辆通行的便道。”

古村的黄昏

■曾维龙

绕的黄竹岭村民,硬是在逃亡之后又返回村里重建家园,在废墟上播撒希望。

循着向导指引的方向,我真切触摸到村里残留的战堡、战壕,一次次丈量生与死的距离,感受先辈们沉甸甸的人生。透过布满锈迹的弹壳,可以感受到当时战争的惨烈。

于是,一座座英雄的雕像在我眼前无声地上升,蔓延成一片花的海洋。红的热烈、白的纯洁、黄的灿烂、蓝的宁静、紫的忧伤……花瓣纷纷飘洒,七彩的光芒十分炫目。

当经过一座开满“勿忘我”鲜花的土坡时,我的目光在一段朽木上定格。

官兵行动,观察员就位,汽车兵们开始清理道路左侧的碎石。霎时间,无数碎石从半山腰的公路沿着山体飞速掉进山脚下的江水里,溅起大片水花。

“注意!”随着观察员马福星吹响一声刺耳的哨音,大家立刻撤出塌方区域。山上掉下来数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石块沿着山体飞速滚落,砸到公路上的巨石上,瞬间四分五裂。

这样的环境下,默契的战友们甚至不用说话,听到哨音就知道是什么情况,能够立即选择合适的处置方式。塌方区域再次恢复平静,官兵又返回塌方区域继续清理落石,开辟临时简易便道。

“朱班长,照目前的进度,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地?”我边指挥交通,边问身边的朱小红。他看了一眼巨石,眉头紧锁着说:“这个说不准,如果没有落石的话,再有一个小时应该能清理出一条供临时通行的简易便道。”

朱小红说了一半,就拦车疏导交通去了。我毕竟也在川藏线上跑了10年,自然知道他后面要说什么:如果山体还时不时有石头掉落,或者山体发生二次塌方,今天很有可能忙到天黑。

想到这里,我立刻打起精神,尽力指挥地方车避开塌方区域,缩小车与车之间的停车间隙,让占据对向车道的车辆插进拥堵的车流之中,确保车队在道路畅通后能尽快通过塌方区域,翻越大山抵达目的地。

大约1小时后,塌方的位置终于被清理出了一条可供一辆运输车单向通行的临时通道。

“依次通行吧。我们的车是重车,我们的车碾压过以后,这简易通道对地方车就没什么压力了,而且我们的大车都能过,地方小轿车肯定也没问题。我开头车先通过,朱小红在塌方区域这里组织指挥一下。”

我们的头车是车队中载重最大、车身最宽最长的运输车。罗磊把接下来的工作做了安排之后,就登上了头车驾驶室。不一会儿,发动机发出轰鸣,车辆开始缓缓起步。

车头对准塌方区域的临时简易通道缓缓地修正方向,运输车开始一点点往前挪动。车头驶入临时简易通道,罗磊一双手紧握着方向盘,双眼在左右倒车镜之间来回观察。车身整个进入临

时简易通道后,罗磊又把速度降了一点。右边山体凸出的石头距离右侧车身只有不到一拳的距离,坍塌在公路左侧的巨石尽管已经被官兵清理掉了一大部分,可剩余部分距离左边轮胎也只有几厘米。

罗磊的头车一点点地往前挪动,后面的官兵都不自觉地屏住呼吸。2分钟后,头车成功通过临时简易通道,大家长舒一口气。头车通过意味着简易通道的空间足够运输车队的所有车通过,接下来就要考验我们汽车驾驶员的驾驶实力了。

“小红,我先到前面去探路,疏导一下交通,你在这里组织指挥,最后跟过来。”通过塌方区域,罗磊摇下车窗,探出头对着朱小红嘱咐。

“明白!”坚定回应罗磊后,朱小红开始指挥车队其他驾驶员穿越塌方区域。

去年年底刚通过驾驶考核的新驾驶员付建就在队伍之中。他轻踩着油门,双眼一边紧紧盯着朱小红的手势,一边观察着倒车镜中的车身。

付建小心地踩着油门,车辆随着他的动作一点点前进,他精神紧绷,随时准备停车。等到付建驾车安全通过塌方区域后,他的额头上已经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一辆、两辆、三辆……不知过了多久,车载电台中传来朱小红的情况通报:“所有运输车都安全通过塌方区域,车队开始正常行驶!”罗磊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驾驶头车带领继续向目的地驶去。

初春的高原天气依旧如严冬时一样寒冷刺骨,寒气穿梭在驾驶舱和官兵的迷彩服缝隙里。运输车间行驶在空旷的山路上,崇山峻岭之间回荡着汽笛声和发动机的轰鸣。天色渐暗,一轮满月从群山间缓缓升起,照亮山谷里结冰的河流。

经过一天的行驶,车队终于抵达目的地。拉起手刹那一刻,罗磊的心才彻底踏实下来。

月亮挂上树梢,连队点名完后,战士们纷纷排队打热水,坐在兵站宿舍的床上泡脚,一边缓解双脚的冰冷肿胀,一边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发信息报平安。

那晚,我们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很快进入了梦乡。

高耸的树尖直指苍穹,朵朵云雾缭绕着树枝。

这株银杏的树干金黄笔直,树冠茂盛,遮天蔽日。层层叠叠的绿色树叶如同一把把绿色的小扇子迎风起舞,充满生命的活力。

夕阳洒向这株古银杏树,一缕缕暖阳穿过树枝的缝隙投射到地面。那仿佛是一群技艺高超的演奏家,身着统一的金色外套,连皮鞋也金晃晃的。提琴、笛子与鼓号……所有乐器,都荡漾着金色。

随风摆动的银杏叶,就是演奏的音符,将村庄的过往静静诉说。银杏叶有的依附枝头,扇动轻盈的叶片,奏响低缓恬柔的音符;有的在山风中翩跹起舞,节奏明快跌宕;有的飘然而下,落在泥土中,弹出幽微沉郁的旋律……

黄竹岭崎岖山道旁错落分布的怪石,有的烙下枪弹痕迹,似乎蕴含淡淡血迹。历史,就这样真实保存着,令慕名而来的外乡人感动。

此时,我的耳畔没有人语,也没有歌唱;心底没有一丝杂念,也没有一丝纤尘。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在内蒙古阿拉善一座不起眼的沙丘之上,第82集团军某部官兵正在这里展开演习。这天晚上,官兵在满天繁星下,静候第二天的黎明。

一

绵延数十里的山路上,看不到一点光亮;稀疏可数的杂草间,找不到一只鸣叫的昆虫。三级军士长王仙虎匍匐在山路左侧的掩体后,他就这样安静地注视着四周。这是唯一一个从公路转向阵地的路口,只要把住这个关卡,身后的阵地就是安全的。

“班长,这荒郊野岭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新兵饶凯拿着对讲机和哨子,整理好隔离带后,站在山路的另一侧。作为固定哨,他要监视所有来往的车辆,随时向连指挥车汇报情况。

“你以为对手一定会按我们预想的行动吗?”王仙虎抬起头,露出锐利的目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敌人’做不到,他们可能会从水里游过来,从沙里爬过来,从天上飞过来,所以千万不要想当然!”

这是王仙虎参加的第5次演习,丰富的经验让他知道,夜晚安静得吓人,“敌人”侦察、打击的手段也多得吓人。前些年在渤海湾的一场演习,他和另一个哨兵在阵地周围巡逻,一路上到处都是水洼和芦苇,但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巡逻快结束的时候,他放松了警惕。就那么一瞬间的放松,一队特种兵突然从芦苇丛中冲出来将他缴了械,现在想起来还是令王仙虎懊悔不已。

墨色的天空与荒凉的戈壁相接,远处的山脉连成黑压压的一片。寂静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突然,饶凯感受到一阵急促的气流。与此同时,王仙虎听到了机翼破风的声音。飞机从他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正当两人担心暴露的时候,飞机又从不远处折回,像是确认真假般再次从阵地上方飞过。

“报告连长,这里是2号哨位,一架战机疑似发现我方阵地。”

二

“全连注意,接上级通知,我连作为前卫,首个撤出阵地,按照预定方案成一路于山路中心编队完毕!”转移的口令惊醒了熟睡的官兵。在演习期间,每个人都和衣而睡,随时做好出动的准备。

二级上士田务强从帐篷里跳出来,三两下便将周围的地钉拔起,有条不紊地指挥车组成员撤除伪装。撤除完毕,用时不过两三分钟。

田务强指挥的车是头车,头车必须第一个到达集结地域,这样周围的战车才能根据他的定位一路排列。连长张超已经全副武装在集结地域就位,右肩上背着的车台滴滴响着。每隔一分钟,他就向营指挥所汇报一次进度。左手指挥棒的绿光不断闪烁,提示大家动作再快点儿,必须迅速转移编队。

这次转移太突然了,田务强在战车前5米的位置,指挥驾驶员刘磊驾驶着战车。他用力挥舞手中的指挥棒来回应连长的催促。车辆启动,轰鸣声打破了戈壁的寂静。寒冷的天气导致柴油燃烧不够充分,浓烈的黑烟笼罩着阵地,沙尘被吹得漫天飞舞。刘磊在驾驶舱中瞪大眼睛,艰难地辨认着指挥员的位置。

田务强手中的指挥棒挥了半天,却不见驾驶员有半点反应。他迅速跑到车侧,敲击着驾驶舱,通过手势提示驾驶员注意观察闪亮的绿光,然后跑到车前地势较高的地方,尽量将手举得高一些,引导战车一步一步地移动。集结地域说远也不远,大概有500米的距离。白天战车1分钟就能跑1公里,但在黑夜的阵地上,战车行驶得很慢。

星夜出动

■方超 袁中坤

“报告连长,1车已就位,到达指定地点。”随着头车的成功定点,地面上数十支红绿色的指挥棒不断交替,像繁星般一闪一闪的,战车终于整齐排列成一条长龙。

“全体注意,开进!”随着营长一声令下,上百辆战车行进在蜿蜒盘旋的山路上,全营的战车逐渐汇在一起,凝聚成铁甲洪流。

三

黎明的曙光还未来临,战斗便毫无征兆地打响了。

夜墨如漆,雷达飞驰。观测手安飞目光如炬,坐在显控台前不断地调整参数,飞快排除数据识别的“假目标”,找到最准确的“光点”,将空情通报整理汇总后下发至各个点位。

导弹战车就位,成四方形守卫着阵地,提防着远方;高炮战车就位,炮管整齐地指向天空;观察哨、便携式地空导弹班根据地形前住适合自己的位置,阵地守卫严密不透风。

排长韩飞宇带领着一班来到了两座山丘中间的鞍部,左侧的山峰上有一块巨石,右侧的山峰满是茂盛的植被。这里既方便进行观察,又不容易被发现。

刚下车,韩飞宇便立刻下达指令:“根据雷达显示,‘敌’机的速度很快,我们只有30秒的时间。1号注意观察北方……”明确好每个人的任务后,大家各自带着自己的装备奔赴战位,每个人眼睛里都闪着光。

一架“敌”机在夜空中飞快地掠过,射手陈景奥紧紧盯着天空中唯一的亮光,准确将其锁定。韩飞宇听到发射器响起连续不断的蜂鸣声,按下激动的心情,等待发射的最佳时机。

测距手实时报告着“敌”机的距离。此刻,韩飞宇的眼里只有天上唯一的“光点”,准备发出的指令被他紧紧抿在嘴角。

“预备,放!”响亮的指令传到陈景奥的耳朵里,早已准备就绪的扳机猛然扣下,一枚导弹喷出刺眼的光火冲向高空,循着“敌”机的尾焰追踪而去。当天空中亮起“烟花”的时候,韩飞宇和他的战友们都热血沸腾;首发命中!

经过短暂的调整,便携式地空导弹班再次进入了备战状态。巨石的后方,主副射手协力架起了发射筒,测距手拿着测距机趴在平地上,韩飞宇拿着指挥旗站在两座山的最中央。

晨光逐渐亮起来,“敌”机依然不断从远方向阵地逼近。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忙碌的官兵一齐望向天空,准备迎接更艰难的挑战。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一粒种子

■韩中州

遵义,是红军播下的一粒种子
在1935年寒冬发芽
年年岁岁在我们的仰望里
开成红艳的花朵
洒红我们的记忆
芬芳我们的血液
走近小楼
我又一次听见
那改变中国命运
锋芒相对的激烈争辩
迷茫彷徨中求真务实的声音
由远及近穿云裂帛
在空间旷远的时空回荡
烟雾缭绕的那盏炭火

温暖血溅湘江后的凄寒
冬夜里的那盏马灯
照亮风雨如磐中的泥泞
照亮铁流二万五千里
一次拯救危局的会议
淬炼了红军铁的意志
一个年轻的政党从此脱胎换骨

山

■胡勇

视线,在梦里不断延伸
在淡雅而又高洁的山上
那里有生命旅行的印痕
星移斗转间
有清风伴我的丝缕情愫
有山令人心安的脉搏
在温润厚重的山上
把我永远的记忆留住
聆听叶落的声音
等待归巢后的静
在博大包容的象征符号中沉思



长征

第5748期



壮志凌云(油画)

周末作